

帕里黛与帕里夏

许特生



帕里集与帕里顶

王 德 文



帕里黛与帕里夏

许 特 生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二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天山草原上，有对孪生姐妹，名叫帕里黛和帕里夏。一九七七年春，被誉为草原上的百灵鸟的帕里黛，同前哨牧场翻译哈德尔结婚。正在举行婚礼之际，一个骑者贸然闯入，把新娘抢走，引起轩然大波，故事从此开始。作品紧紧围绕着帕里黛的婚事，随着赛马、叼羊、“姑娘追”一系列情节的展开，表现了美战胜了丑，塑造了帕里夏、帕里黛、亚森等社会主义新人形象，反映了哈萨克两代人命运的变化，表现了哈族年轻一代崭新的精神面貌和道德观念，以及他们纯真的爱情和友谊。

作品题材新颖、语言生动，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引人入胜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

帕里黛与帕里夏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262,000 开本 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3

198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75,600

书号 10019·3383

定价 0.89 元

第 一 章

舌头虽甜，
心是苦的。

富有民族特色的婚礼，在乌拉斯草原举行。

雨后放晴，天空如一块刚刚染过的蓝布，透亮耀眼，显得格外的深邃、开阔、辽远。婀娜多姿的白云，乳白色的薄雾，一缕缕氤氲着的水气，以它迷人的魔力，在秀丽的峰峦四周飘散着，给那幽幽的曲线，增添了无限柔媚。一贯是雾霭蒸腾、冻云冷凝的风口，撩开了面纱，从云雾的重门深锁中清晰地闪现出来，好奇地顾盼着重返大地的春光。尽管山洼里的残雪还在顽固地抵抗着春天的气息，但纤细的嫩草，柔弱的小花，浅绿的树叶，已透出一派娇秀。春天来了，春天终于在十年动乱之后，在人们的期待中姗姗来临。

泉水旁支着一顶崭新的毡房。

傍晚，草原沉浸在柔美、温馨的气氛里，如平静的湖泊笼罩在一层透明的纱幔之中。凉爽的空气里弥漫着奇异的香味，一群群长辫摆动、彩裙飘闪的少女，怀着被窒闷十年而解脱出来的欢悦，含着甜甜的笑容来到毡房的草坪前，如一丛丛鲜花把新房簇拥，小伙子们穿着这几年不常穿的滚着金

边的民族服装，带着一股草原的粗犷气息，怀着寻欢作乐的豪兴，相互搂着肩膀，结伴高歌而至。新郎哈德尔早已迎候在门口，左手抚胸，微微地弯下腰，撩起印有五彩斑斓图案的毡帘，将客人从左边让进毡房，并把一把晒舒^①慷慨地撒给客人和亲友。按照哈萨克的习俗，毡房右边是贮藏食物、做饭和拴幼畜的地方，忌讳进入，右上方是长辈的床位，左下方是晚辈的住处，毡房虽小，界限却是分明的。

身材壮健、行动机敏、长着两簇灰色眉毛的哈沙拜克，笑嘻嘻地走进门来，弯腰俯胸，狡黠地眨动着眼睛说：

“嗨哈，快乐的新郎，马肚带勒得紧，额头闪着亮光，娶上这个美丽的姑娘，真是好运气！”

哈德尔听到这祝福的声调里含着恭维，心里浸润着浓烈的甜味，颇为得意地说：

“这是因为新娘的歌声，招来了吉祥的云彩，这是凭着神灵一样的靠山，才有今天的欢聚一堂。”

哈德尔是前哨牧场的翻译，中等身材，纤瘦而不失单薄，脸庞白晳而生动，一对杏黄眼闪着柔和的光亮，更给他的气质增添了几分温雅。锃亮的马靴，滚着绛紫色绸边的毡帽，以及一身挺括的毛料服装，使他风度翩翩。

八翼大毡房^②里挤得满堂堂，热气腾腾的气氛中，处处是快乐的骚动。姑娘们铃铛般的笑声，小伙子狂放的戏谑，老人严谨的谈吐，巴郎^③放肆的嬉闹，形成了一股喜悦的波

① 晒舒，一种见面礼物，多是小油果子、糖、酸奶酪等食品。

② 八翼大毡房：毡房的大小由毡房的支架多少来确定。此处是指八副支架搭成的毡房，很宽敞。

③ 巴郎：男孩。

浪，同奶茶的飘香，铁釜烤肉的熏烟，肉锅里蒸腾而出的热气，混杂在一起。

毡房是崭新的，刻勒格^①和圆栅^②，在柔和的夕阳中闪着枣红色的光亮。正中的壁毡衬围着一条花毡，两侧还衬着用红线绳编连起来的芨芨草帘。几棵被压抑的嫩黄色的小草，从地毯两端的连接处顽强地钻出来。花团锦簇的缎被，鸭绒绣花枕头和艳丽的吐丝玛克^③闪着夺目的光辉，层层叠放在床上。镶有贝壳花纹的桦木箱上，放着闹钟和半导体收音机。支架上挂着乌黑的双筒猎枪，刻有精致花纹的短刀，缠着红亮铜丝的马鞭，镶银的簪头，柔软的狐皮，白绒绒的羔皮，发亮的熊皮。灶膛边的草地上，铺着粗糙的灰毡和磨得发亮的狼皮，这是平时烧奶茶盘坐的地方。圆形天窗的盖毡半拉半遮，缕缕青烟袅袅飘升。新房布置得和谐、美观，简单而又富丽。

哈德尔抓住一只长角，将一只肥溜溜的黄头白羊^④拖进毡房，恭敬地送到毛拉^⑤面前，深深地弯下腰，请求洗礼和祝祷。身穿袷袂^⑥，银髯垂胸的毛拉，捋着灰白的长须，眼含安详的微笑，抚拍着肥羊的脊背。他一本正经的庄严里，又带着几分装腔作势，嘴里念念有词地咕哝着。经过一番吉祥的祝

① 刻勒格：毡房的骨架。

② 圆栅：毡房的天窗。

③ 吐丝玛克：花毡。

④ 黄头白羊：在举行婚礼时，要杀黄头的白羊、白额的青马食用，以示郑重。

⑤ 毛拉：宗教中一种职务。

⑥ 袷袂：无领对襟外衣。

福，表示已按伊斯兰教习俗洗礼，然后是把白羊拉出去宰杀。

在举行婚礼之前，一群群剽健的骑手，开始酒后的狂欢。他们摇舞着套在手腕上的皮鞭，晃动着肩膀，歪闪着身躯，互相磕碰，围着毡房旋转，豪爽地唱着古老的歌。歌声粗放，重浊，喑哑，含混不清，没有节奏，也不是和声，此起彼伏，如一群奔出山林的猛虎在呼啸，如一阵骤起的狂风在怒吼，好似一股激越的感情要撕裂心胸奔突出来。在混杂的歌声中，骑手们歪三倒四，你挤他拥，带着醺然若醉的狂奔，旋风般地围着毡房旋转几圈之后，把新郎夹在其中，如一股激流将他卷到草原深处……

月亮从树梢上升起，撒下一层清淡的光辉，高远的天空，象恬静的大海，没有骚动的云影，习习的和风透着凉意。初春的夜，既温雅柔媚，安宁平和，又那样深幽莫测地裹在一行行白杨树的阴影里，如梦境般的朦胧、迷离。

婚礼在毡房前的草坪上举行。州委副书记哈里克今天参加儿子的婚礼，因此，来的人较多，气氛颇为隆重。本来，按照哈德尔的意愿，坚决要在父母优雅宽敞的庭院里举行婚礼。哈里克尽管宠爱这个养子，但在这一点上却始终坚持说：

“新娘是草原上的百灵鸟，而百灵鸟是不能离开丛林的。大家都希望你们婚礼在乌拉斯草原举行，不要到城里来，这不仅是一种古老的习俗，也包含着他们的友爱和祝愿。因此，不应违背牧工们的愿望，要和大家在一起，就象雄鹰不能离开苍空一样。”

哈德尔虽然不称心如意，又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，只好

应允了。

夜幕降临，在草地四周，铺起一条条连接起来的羊毛毡，中间燃起三堆熊熊的篝火。男人们一律双手抚膝，盘腿端坐；女人们是跪坐，膝盖完全趋向一致，不得任意晃动，十分拘谨；德高望重的老人，目不斜视，正襟危坐于正中，使气氛显得格外庄重。洁白的餐布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，有肥美的羊肉，烟熏的马腿，黄澄澄的酥油，酥软的热馕，脆香的沙尔保克^①，油腻的结尼特^②，酸甜奶疙瘩。一个中年妇女曲跪在吊着铜壶的篝火旁的狼皮上，忙碌而又从容地递着一碗碗热腾腾的奶茶。人们象品酒一样缓缓地喝着香喷喷的奶茶，额上沁出了油汗。在吃喝的时候，哈萨克有严格的礼节：不准放屁，不得吐痰，不得吐出嘴里的茶梗。如奶茶已经喝够，必须用手掌盖住碗口，说声：“保儿特^③。”

新娘打扮得十分俏丽。她高挑的个头，轻盈而不失丰满。背后拖曳着两条金色的长辫。脚上一双暗红色小巧的马靴，腿上套着透明肉色的长统袜，薄薄的粉红色的裙衫，象云一样轻柔地缠绕着她的身躯。缀满玻璃珠的黑天鹅绒的坎肩，紧裹着微微隆起的胸脯，一摇动，闪烁着一片银亮亮的光辉。她头上顶着一块齐胸的漂亮沙那^④，倒在毛拉的怀里，抽泣着，在毛拉轻轻的搂抱和一群少妇的陪伴下，脚步蹒跚地走出毡房。这种哭泣难以断定感情的真实程度，是欢

① 沙尔保克：油炸果。

② 结尼特：用奶渣、小米、黄油和糖等混合制成。

③ 保儿特：表示已经喝够。

④ 沙那：新娘的头巾。

悦还是伤心，还是出于一种对宗教习俗的遵从。

新娘胆怯怯地来到草坪，挨着新郎盘膝而坐。她低垂着头颅，扯动衣角，心里似乎有些不快。

哈里克微微锁着眉头，难道她还有什么难吐的隐衷？难道她的心灵深处还保留着一片爱的角落？难道这样美满的婚姻还不能使她称心如意？

哈德尔望着风姿迷人的新娘，眉宇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气，眼里闪烁着幸福的神采，脸上凝结着梦幻般的微笑，如愿以偿的满足，使他飘然欲醉。

巴塔仪式开始了。青年人把一捧捧晒舒向新郎撒去，把一把把花瓣撒到新娘的头上。这时，长着一簇山羊绒眉毛、神态端庄的毛拉，带着惯有的虔诚神情，将一个酥油饕掰成两半，在奶茶里沾一沾，把一半递给新娘，温和地说：

“呵，帕里黛，美丽的新娘，你爱你的未婚夫吗？”

“我……爱……他。”帕里黛在迟疑中慌窘地回答，嘴里虽然吐出这个甜蜜的声音，心里却是一片酸苦。这场来势迅猛的婚礼，已成了她爱情的最后归宿，意味着对过去无情的了结和另一种生活的开始。她总觉得失去了什么，被一刀割断了的东西还在她心里跃动，感到无名的惆怅。梦一般的恍惚，使她失去一个新娘应该保持的平静和支持力，不能心安理得地去接受新婚的欢乐，而眼前这一切却象云雾一样迷茫，象暮色一样朦胧。她抑制着心里翻腾的情感，抖动着手指，接过毛拉手中的半块饕，慢慢地放到了嘴里，轻轻地咬了一口。毛拉不露声色地点点头，又转过身，脸上仍然是那副凝固的表情，把半块饕往奶茶里沾一沾，程式不变地对新

郎说：

“呵，勇敢的骑手，英俊的新郎，你爱你的未婚妻吗？”

“我爱她。”哈德尔虽然是机械地按照宗教的仪式回答，声音却异常的响亮，隐含着一种抑制不住的欢快，就象煮沸的牛奶要溢出来似的。他连忙把半块饴接到手里，急切地塞到嘴里，贪婪地咀嚼起来，生怕有人伸出手来把它抢走。接着，毛拉双目微合，神态安然地捋着长须，轻轻地摸着新郎新娘的头顶，温爱地微笑着，含糊不清地喃喃几句什么，虔诚而满意地完成了他的祝福。似乎他的祝祷，具有胡达的威力，能降妖伏魔，使这对年青人永远称心如意，安康幸福。总之，这一切都带着一种古老的庄严和蒙着一层神圣的宗教色彩。

随即，一个俊俏的少女走过来，笑融融地揭开新娘的“盖头”。直至这时，人们才看清新娘的面容，竟是那样的楚楚动人。一张秀美而饱满的脸，浸透着紫红色的光泽，黑漆漆的细长的眉梢，一直弯到鬓角，耳轮上坠着两个绿宝石耳环，同胸脯上的珠光交相辉映。在长长的睫毛覆盖下那双蓝幽幽、清澈澈的明眸，怯怯地闪动着，流露出羞涩、忧伤、疑虑的表情。这些天来，她期待着这充满着神秘欢悦的婚礼，当婚期临近，却又心烦意乱，总感到是一只意外的鸟栖息在她的胸前，不是她心灵里真正要召唤的灵魂。每当她想起这次婚礼是同另一个人爱情的终结，自己的生命被一叶轻舟载入一个陌生的海洋时，就感到惘然，象百灵没有落到青翠的枝头，天鹅没有落进幽碧的湖泊而有些遗憾。

在东不拉的伴奏下，开始了吉尔拉苏的对唱。这种对唱

形式是由男女各二人组成，一是主角，一是配角。吉尔是一种流传的曲调，用这种曲调对唱叫吉尔拉苏。

男方唱：

草原的红花千万朵，
独有玫瑰花儿最香；
草原的姑娘千万个，
独有你呀最可爱。

女方唱：

草原上的骏马千万匹，
独有千里驹快如流星；
草原上的小伙子千万个，
独有你最使人想。

男方唱：

天上的星星千万颗，
独有北斗星最亮堂；
姑娘的眼睛千万只，
独有你的眼睛最好看。

女方唱：

天上的云彩千万片，
只有夏天的云彩最灿烂；
小伙子的心千万颗，

独有你的心最坦荡。

歌声深深地触动了帕里黛的心弦，禁不住黯然神伤。是呀，生活并不是一支美好的歌，历史的苦果早已酿成一杯涩酒，使这一个，离开了，逝去了，留下了一堆燃烧过的灰烬；另一个闪出来了，走近了，又点燃了一蓬炽火；心的一部分被挖走了，抛弃了；新的一部分又填补了，代替了；这种错乱的替代，真是梦一般的迷幻。眼下，柔和而幸福的光圈虽然慷慨地笼罩着她，但一个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形影，却被挤压得要蹦跳出来。她感到这个形影在哭泣，在呻吟，在流血，在呐喊，在呼唤，在跃动，使她心沉神迷，甚至一时错乱，把坐在她身边的哈德尔当成了另一个人。婚礼隆重的气氛，友爱的笑脸，热情的祝贺，这一切都使她称心如意，然而，总觉得有一个重要的、无法弥补的缺陷，也许是一条裂缝，使爱情的甜汁默默地流失了，或许象一个人去寻找一匹她深爱的、真正属于她的骏马，而找到的却是另一匹。

歌声瀑布一般地流泻着，把一条带音的云带掷向了遥远的天际，使迷蒙安详的春夜，充满了欢乐。姑娘们唱得心甜，小伙子们唱得心醉，一种飘然欲仙的意境，使他们陶醉在幸福的晕眩和狂欢的痴迷之中。

对唱结束后，青年们翩翩起舞。他们的舞蹈豪放而袅娜，粗犷而细腻，刚劲而轻柔。

哈德尔醉洋洋地搂着新娘，嘴角凝结着满足的微笑，望着那张被篝火映得更娇美的脸，心在一包甜蜜的浆汁中融化，全身快乐得痒酥酥的，好象在幸福的波浪中漂流。

帕里黛如痴如呆，眼里闪过一团团篝火的光影。刹那间，飘动的篝火化成了一匹红鬃烈马，驮着一个骁勇的骑手，踢尘生烟，腾空而起，掠过树梢，飞进云端。突然，一根长长的飘带向空中飞去，结着的扣环如一条金蛇，张嘴吐舌地扑向骏马，红鬃马被紧紧地套住了颈脖，随着一声凄厉的长吼，一团火球滚落下来，眨眼间就无声无息……

乳白色的雾飘散开来，月色幽幽迷迷，使草原显得更加悠远，深沉。那端庄、肃穆的雪峰，如一个穿着白色衣裙的少女，是那么莹白圣洁，俊美，显出一种不容污秽的高雅姿态。

隐隐传来一阵由远而近的蹄声，尽管它愈来愈清晰，却淹没在欢快的乐曲和旋转的舞步之中。沉醉在爱情中的青年男女，谁也没有心思去谛听它、留神它，直至一个身穿袷袂、头戴花帽、白眉长须的骑手狂猛地冲进人围，卷起一股气浪，篝火被铁蹄踏得火星飞扬，青年们才中断了悠扬的乐曲，停止了轻盈的舞步，慌忙向四处躲闪。人们还没有警醒过来，骑手已用犀利的目光把新娘搜寻，在猝不及防的一刹那，只见他一个快速的旋转，左靴紧扣马腹，身子大幅度地往下一倾，用那铁钩般的手指，把魂飞魄散的帕里黛抱上了马鞍，须臾间，随着一股腾起的轻烟，骑者彪壮的身影已消失在灰茫茫的夜色之中。

如一下炸了锅，人们哗然大惊，乱成一团，惊叫着，呼喊着，奔跑着，三角鼎架被绊倒，铜壶被踢翻，瓷碗被踏碎。

哈里克惊魂未定，见抢婚者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，满

腹狐疑。抢婚虽然是哈萨克古老的习俗，但此人竟敢蔑视他的权威，当着他的面把他的儿媳抢走，伤了他的脸面，使他陷入难堪的境地，不由得一股火气由心而升，把手臂一挥，吩咐道：

“克空木，立即把抢婚者抓回来！”

克空木和民兵们得到了州委副书记的命令，一跃而起，把腰带一束，急忙向马厰奔去。

月亮蒙着一层云翳，星星隐进深灰色的天幕，四周景物混浊一片，树枝摇动着一片光怪陆离的阴影。草原安静的夜被蹄声踏碎了，高歌曼舞的欢乐瞬间消失了。

婚礼没有了，不存在了，留下空荡荡的一片。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揣摩、猜疑，怅然散开，离去。飘动的篝火已经熄灭，香喷喷的奶茶已经冰凉，热腾腾的羊肉已经凝固……

第 二 章

同走一条路是知心，
共骑一峰骆驼是朋友。

抢婚的第三天，一个从城里来的姑娘，顺着一条大路向乌拉斯草原深处走去。她搭乘了一段便车，因车要拐进一个牧放点去卸面粉，明天才能返回，她不得不把行李留在车上，自己步行而来。

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，身材健美，虽然脸上戴着口罩，仍然能看到她鼻梁端直，两只羚羊似的大眼水波闪闪。走起路来，总是挺胸昂首，目不斜视，给人一种矜持、不容轻薄的感觉。她穿戴素净，一件棉军大衣给她增添了几分风采。看模样，是一个性格热烈的女性。

初春是草原气候最不稳定的季节。已经到了三月中，还悠悠扬扬地飘落着雪花，不过，它一触地面，就毫无抵抗力地被消融了。没有风，轻盈的雪片，如飘飞的梨花，飘飘洒洒，闪烁着晶莹温柔的光。它们仪态万千地在姑娘面前逗引、旋舞、嬉戏，又如一片片天鹅绒、一片片芦花，时而落在脸上，清凉、湿润，使人心爽神怡。她情不自禁地奔跑着，张开双手，追捕着这满天的玉色蝴蝶。

她翻过一座土岗，穿过一座小桥，面前出现一条岔道。她正想找个人问路，忽然隐隐地传来一阵琴声，时断时续，时起时伏，仿佛这漫天的雪片，都是因为这悠扬的琴声而翩翩起舞。

在这人烟稀少的下雪天，还飘荡着琴声，多么有趣！她循声四顾，不见人影。约摸过了三分钟，从红柳遮掩的山岗后面，闪出一串骆驼，叮咚、叮咚的驼铃声，同琴声和谐地融为一体。直到驼队近了，她才发现每峰骆驼都驮着两个沉甸甸的麻袋，只有领头的一峰骑着一个人，怀里抱着冬不拉。

姑娘怀着新奇的心情，走上前去，用欣赏的目光，仔细把骑者端详。他身背带杈的双筒猎枪，戴着一副黑晶晶的风镜，穿着一双磨脱膝皮的马靴，靴口露出棕色的毡袜，身上裹着一件皮大衣，飘忽的衣摆露出佩带的皮加克^①，一顶火红的狐皮帽遮颈掩面，但仍然可以看出那是一张红红的圆脸。高高的颧骨，如两个褐色的野鸭蛋。两条用笔描过似的燕翅眉，黑而清晰。薄薄的嘴唇，明显地勾勒出倔强好胜的性格。他浑身都充满着一股旺盛的青春气息，还有一股子猎人豪放的风姿。他沉浸在音乐的旋律里，背上的雪花随着肩膀的耸动而抖落下来。

“尧而达西^②，加克斯^③吗？”姑娘用不流畅的哈语向他问候，抚胸施礼，比划手势。小伙子轻轻地将鼻绳往怀里一拢，骆驼不满地嗷叫一声，迟迟疑疑地在她面前站住了。

① 皮加克：短刀。

② 尧而达西：同志。

③ 加克斯：好。